

怀念奶奶

■张百隐

那天周末,我又来到奶奶住的旧屋。医生说,能来就经常来看看,总是看一眼少一眼。

旧屋是黄土夯筑的房子,赤土墙面,红色瓦片,一个厅堂,三间窄房,带一个护厝,旁边是一条窄窄的小巷,只有一个侧身的宽度,这里曾经是我们一家老小安身立命的家,如今,只剩奶奶执拗地守着。

我推开两片陈旧的木板门,这是这个老旧残破的房子唯一的防卫力量,奶奶坐在门口石轮上,背对着我,念念有词,三只鸭五只鸡绕膝而走,奶奶更为瘦削的背影如刀锋迅速劈向了我,我鼻子突然有点发酸。我走了过去,甚至不敢用手触摸着她那干枯凸起的肩膀,奶奶看见我站起身,微微颤抖,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。她说,现在怎么来了,不用教书吗?我说,今天是周末。我把奶奶扶进屋,将保温瓶里的鸭肉汤放在她面前,热气腾腾,就像曾经她是如何利索地将一个烤地瓜塞给我。奶奶只是喝了口汤,然后跟我说,她吃不下了,现在只能喝奶粉米糊了。我记得奶奶跟我说,她曾经吃过树皮,吃过生地瓜,吃过豆角米糠,但现在她那坚强的胃,坚持运作了九

十年,也开始累了倦了,慢慢失去消化的功能。

曾经的房子,只剩下断垣残壁,斑驳沧桑,时间和记忆累积的重量,风吹雨淋的回环往复,让这座旧屋慢慢地走向废墟,只有灶台上的油盐柴米,干净的灶面,还在发烫的烟囱,仍在维系着屋子的基本意义。我让奶奶离开这个老屋,奶奶坚决否定,她说她晚上会过去新家睡,但白天必须守在这里,还得养鸡养鸭,会直到走不动了。父亲已经坚持了无数次,如虻蜉撼树,如此弱小的身体却有如此难以撼动的坚持,父亲只能随她,并守着她。

奶奶是家里的老幺,在子孙繁多的旧家庭里,老幺其实是个可有可无很尴尬的存在,自懂事起,父母便将她抛向荆棘密布的生活丛林中,牧马放羊,种田下海,挑粪捡瓶,看门守户。一次,奶奶在外捡地瓜,走到邻村迷了路,生吃了别人家地瓜,被殴打,两天后蓬头垢面地回到家,父母对她就是一顿吊打,罪名是,久玩不归。奶奶哭了两天,然后被送到了陈家,于是李姓改陈,但就是改不了她的命运。是天性乐观和秉性坚韧,让奶奶忠实而毫无怨尤地执行着童年和少年时代。后来,经人做媒,邻村一年轻人长得高大俊朗,但家徒四

壁,又三十出头,迫切需要一个对象,于是不足一米五的那个少女就这样成为我的奶奶。

奶奶经常绕着屋子走上几圈,然后坐在那些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头,守着鸡鸭,支撑着瞬间都可倾塌的老墙,饿了自己煮点粥,用的还是柴火,和那些鸡鸭分着吃,不知有汉无论魏晋,一个老人和一座老屋的故事如此的简单直接。爷爷88岁的时候彻底和这个家永别,奶奶没有掉一滴眼泪,只是夜以继日地守着棺材,时不时地敲着棺材盖,我知道这是她在用另一种方式和爷爷交流,她仿佛是在说,你走了,虽然儿孙也很孝顺,但终究是孤单的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守着旧屋的理由,但我总觉得,她守着旧屋一定和爷爷有关系。他们之间的婚姻才两个铜板,如此潦草,却彼此凝望,哪怕相隔时空。

我扶着奶奶走出了旧屋,奶奶嘱咐我一定要把柴门关紧,我说好,我会把你的城堡守得严严实实的。路上奶奶问我,你爸爸颈椎不好,天冷了要加点衣裳,吃点滋补的东西。这是我很耳熟的一句话,是母亲经常对我念叨的关心。奶奶很多事情都模糊了,但有些人和事,始终是刻在骨子里的。

赠夏

■郭华悦

老宅的院子里,种满了果树。这些天,我常到老宅游荡。我喜欢选在中午,涂点防晒霜,顶着烈日,享受着出汗的畅快淋漓。这种酣畅的感觉,在空调房里的夏天,是无法体会的。

而老宅里,那些果树的变化,都被我拍了下来。

烈日下的果树,也沾染了夏日的酷烈味儿。那叶片,在夏天的烈日里,慢慢地浓烈起来,承载着酷热,谱出了一曲繁花。

葡萄树的叶,有焦的,有枯的,但更多的是浓绿。几场雨过后,先空荡荡的爬藤网,绿了一大半,挨挨挤挤,带着热烈奔放的气势。

榴莲花的花,开了,又谢了。树枝还太孱弱,但花色粉嫩,带着点张扬。在枝叶并不茂盛的树干上,显得艳丽而放肆。

还有桃树。初春时,一个芽一个芽地挤。到了夏日,却骤然蓬勃了起来。一簇簇的绿叶,把原本空荡荡的枝干,点缀得声色盎然。

这一切,都被我用手机记录下来,转发至朋友圈。

有朋友说,你把夏天都晒出来了。初看,不解其意。后来,翻了翻自己拍的照片,顿时恍然。那一切的一切,无不是在烈日下进行的。

说这话的朋友,无疑是知己。而我顿悟之余,亦心有戚戚。

这些年来,我的朋友圈,始终少得可怜。但每一个,都是难得的知己好友。能从那些照片中,读出夏天的朋友,那是一种无需诉诸言语的灵犀。

人,在有了岁数和阅历后,都应该有这么几个赠夏的朋友。

人经历多了,容易消极,在惯性中越坠越深。这时,就该有这么几个朋友,浓烈而热切。载酒狂歌,相知莫逆,就像夏日里的那一轮烈日,驱走了阴霾,带来了畅快的热烈。

烈日浩荡,对于一颗日渐消沉的心来说,无异于是当头棒喝。

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些朋友,愿意以夏相赠,我们在着谈年轻的岁月里,依旧能感受到岁月的火热。赠你一夏,山遥水阔,心中自有一片天地。

农场记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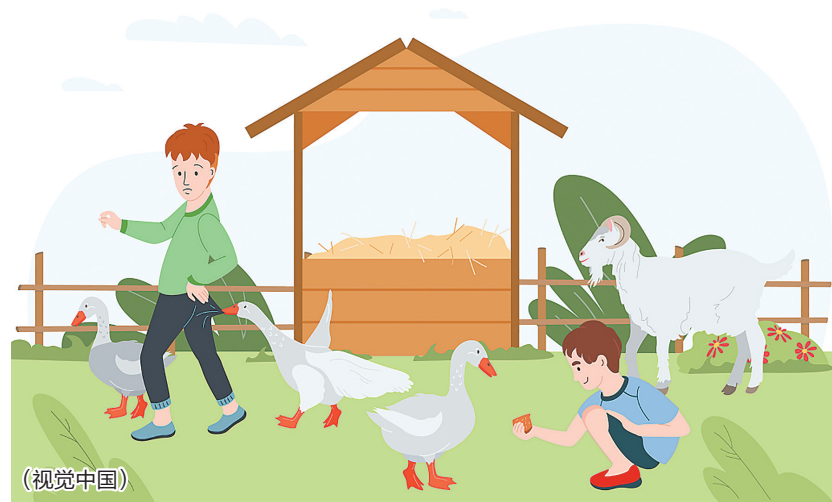
■余子艺

在农场记录一些事情,也算是一场别样的景致了,如同电影的画面一帧一帧,播放的看似生活的情节,又好像离我们有一种飘远的距离。

景致,因为连日来的下雨,有了别样的味道。农场,在城市的郊外,算不上荒郊野外,也谈不上人迹罕至,只不过是选了个阴郁的天气,踩着雨后泥泞的道路,有了些微凄凄之感。好在,周边种了不少绿植,让我们感受到了气息的清新,从而让所有的一切都有了更多的期待。

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在一个不太显眼的路牌的指引下,我们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,也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农场。门口的两只小羊在迎接着我们,这已经足够让小孩子兴奋不已,毕竟城市里待惯了的,看到农野的生物已然稀奇。下了车,小孩子就地取材,择了点树叶小草送到小羊的嘴边,它们也吃得津津有味,眼神里流露出了无尽的感激,我想,这不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吗?

而其实,除了两只小羊在门口作着迎接的仪式感,还有一只小狗不停地在边上打转,小狗似有防护守卫之责,但之于我们而言,驻车之时,它就迅速跑来,更像是一种贴心的迎接,而它柔和的眼神,也让我放下



(视觉中国)

了戒备,跟随着它的脚步,我们就走到了农场的门口。外面看,好像不大,等到真正进入,才发现乃世外桃源,除了农场饲养,还有生活起居,不一而足。

农场里面养了一些鸡鸭,还有兔子等等,进入其中,你可以真正体验在农场之中休养生息的全部,穿着他们提供的衣服进行喂养,忙忙碌碌,也有不少的乐趣,甚至还有厨房,可以自己动手做你自己想吃的食物。农场的主人是情怀之人,她告诉我们,这个农场是她自己一点一滴打造出来的,是她理想中的隐居之处,平时就住在这里,享受着大自然的一切。你很难想象,她还是年轻之人,在大城市打拼过,回来这里,远离喧嚣,她自己搞着服装设计,从中收获了不少灵感。我就在想,服装之中田园之风,也许不少正是出自她的手吧。

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因为农场,让我更多地沉浸于这样的意境当中。关于农场所见,我并不打算记录太多,即便处郊区神秘而不多见,但毕竟交错着现代化的气息,我更愿意,带着对农场的念想,跟随着吴伯箫的《菜园小记》去感受菜园的成长故事——“老圃种菜,一畦菜怕不就是一首更清新的诗?”一方农场,也是一篇美文,生活中盈盈点滴,如同闪亮的文字,为我们美好的理想着笔写实。

“说的菜园,是就园里的隙地开辟的”,这一方农场,也不过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,寻一僻静之处,它种下的不再是农人的感伤,而是旅人的喟叹,用奋斗的时光浇灌,甚至用青春的风采装扮和点缀,让农场的动物植物都充盈着梦想,让生活更加美好的梦想。

